

繁星·春水

冰心 著

FANXING

CHUNS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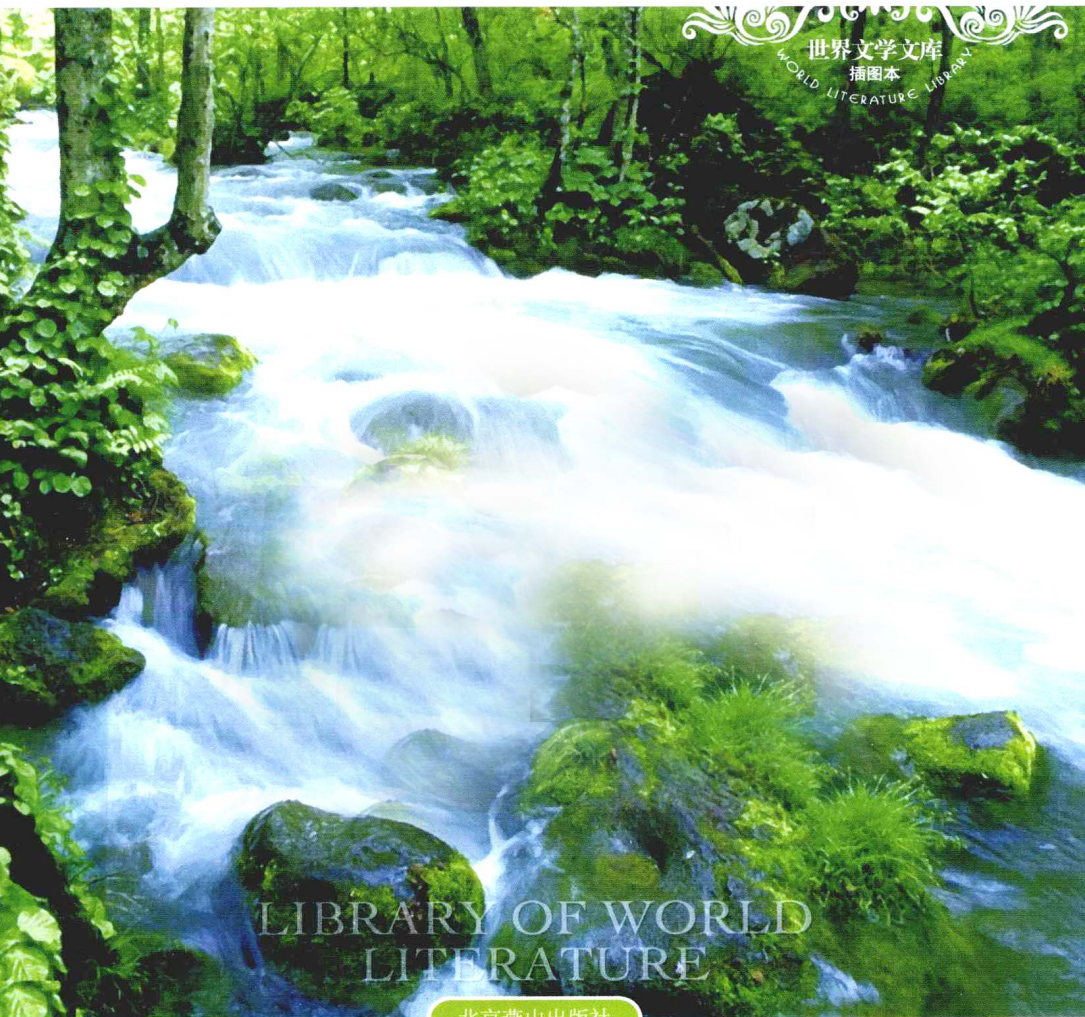
附《寄小读者》

COLLECTOR'S EDITION



世界文学文库
插图本

WORLD LITERATURE LIBRARY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繁星·春水 / 冰心著.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402-2508-7

I. ①繁… II. ①冰…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7664 号

繁星·春水

作 者 冰 心

责任编辑 张红梅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5 × 1220 1/32

印 张 6

字 数 17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

冰心，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一九〇〇年出生于福州。是我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儿童文学家，笔名还有冰心女士、男士等。

冰心的父亲是一位具有爱国维新思想的海军军官，父慈母爱，优裕的家庭环境，使冰心从小就广泛接触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一九一四年入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一九一八年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后转入文学系。一九一九年九月发表处女作《两个家庭》。一九二一年前后，在《晨报副刊》上陆续发表了《迎神曲》、《病的诗人》等精炼、温婉的小诗。一九二二年，《繁星》和《春水》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这些含蓄隽永，富于哲理的小诗，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冰心的影响下，我国进入了一个小诗流行的时代。

一九二三年，冰心去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专攻英国文学。她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题材主要是爱、童年生活、自然景物和异国风光等。

一九二六年回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写有小说《分》、《南归》，并翻译了叙利亚作家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

抗战期间，冰心在重庆用“男士”笔名写了散文《关于女人》。抗战胜利后，随丈夫到日本，曾在东京大学新中国文学系任教。一九五一年回国。

解放后发表的作品主要有《再寄小读者》、《樱花赞》、儿童文学作品集《小桔灯》、《我们这里没有冬天》等。翻译作品有：穆拉·安拉特的《印度童话集》、《印度民间故事》，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泰戈尔剧作集》等。

冰心还出访过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为促进国际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她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被选为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九九九年冰心在北京逝世,度过了九十九个美丽的春秋。

在地球还处于洪荒的蒙昧岁月时,洪水、猛兽激荡着存在的空间;黑夜的严寒挤压着生命和生机。可是,在那样的岁月里,吸取着大地丰厚的养分,沐浴着春光明丽的赐予,一些小花,吐着芬芳,跟和风一起唱着圣歌。盛怒的造物主,在这些赞美的歌声中笑了,睡了。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的诗人、文学家,一直在唱着这种圣洁的歌儿。

冰心就是这样的小花中的一朵,她这样描述自己的《使命》:

一个春日的早晨——

流水般的车上;

细雨洒着古墙,

洒着杨柳,

我微微的觉悟了我携带的使命。

一个夏日的黄昏——

止水般的院里:

晚夜照着竹篷,

照着槐树,

我深深的承认了我携带的使命。

春晨、流水、细雨、杨柳,不因诗人的存在而存在,但是春晨、流水、细雨、杨柳,感染了诗人的心灵,从诗人的笔下流泻而出的,就是一些优美的歌曲了。这些被诗人人性化了的温暖和生机,使诗人感悟到了自己的使命,因为感悟了,情感就更加浓烈,有如夏日的黄昏,有如枝繁叶茂的槐树,诗人更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这就是《繁星》、《春水》得以存在的理由,也是《繁星》、《春水》想要达成的目标。

因为这样一个神圣的使命,也因为这样一个神圣的领悟,诗人的笔下一切都闪着神圣的光辉:《迎神曲》、《送神曲》、《冰神》、《诗的女神》、《“将来”的女神》,都是一样的出神入化。

诗人！
 笔下珍重罢！
 众生的烦闷，
 要你来慰安呢。

如果使命感是折射来自天上的温暖阳光，那么，诗人对母爱的吟唱，则是对大地母亲无私滋养的真情感恩了：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极乐的应许。
 我要至诚地求着：
 “我在母亲的怀里，
 母亲在小舟里，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

在诗人的笔下，母爱是万能的，母爱是包容一切的，既安全，又完美，可以阻挡一切的伤害：

母亲呵！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他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在诗人的笔下，几乎分不出母亲、母爱与诗的界限了，母亲就是诗，诗中的美妙就是母爱：

小小的花，
 一边想抬起头来，
 感谢春光的爱——
 然而深厚的恩慈，
 反使他终于沉默。

母亲呵！
你是那春光么？

《繁星》、《春水》中，闪耀着各色各样的花，她们各有各的风骨，各有各的清香，各有各的柔情智趣儿。

玫瑰花的刺，
是攀摘人的嗔恨，
是她自己的慰乐。

怎能忘却？
夏之夜，
明月下，
幽栏独倚。
粉红的莲花，
深绿的荷盖，
缟白的衣裳！

冰雪里的梅花呵！
你占了春先了，
看遍地的小花
随着你零星开放。

幽兰！
未免太寂寞了，
“不愿意要伙伴么？”
“我正寻求着呢？
但没有别的花儿
肯开在空谷里”

洞谷里的小花
无力的开了，

又无力的谢了。
便是未曾领略过春光呵，
却也应晓得！

谁能说这些仅仅是小花，而不是诗人的灵魂中那些发着幽香，支持着那敏感的心灵的美、善和真呢？

诗人，犹如世上一朵小小的花，“她颜色不深，香气清淡。”她甜甜柔柔的梦，总是被惊醒，而她总是那样的无助：

只是一颗孤星罢了！
在无边的黑暗里
已写尽了宇宙的寂寞。

我的心忽然悲哀了！
昨夜梦见
独自穿着冰绡之衣，
从汹涌的波涛中
渡过黑海。

已是如此的孤独无助了，依然不能逃脱：

他的周围只有“血”与“泪”——
人们举着“需要”的旗子
逼他写“血”和“爱”，
他只得欲笑的笑了。…

更哪堪：

严静的夜里——
猛听得远处
隆——隆，
是那里筑墙呢！

.....

这一声声
墙基坚固了。
一块一块记念的砖儿
向上叠积了，
和爱的世界区分了！

已经是这样的无助了，已经被压迫，受到“隆——隆”的无情折磨了，诗人总是诗人，她因为自己衰弱、无助而歌唱，说些自勉勉人的哲理。

小磐石呵！
坚固些罢，
准备着前后相催的波浪！

弱小的草呵！
骄傲些罢，
只有你普遍的装点了世界。

智慧的女儿！
向前迎住罢，
“烦闷”来了，
要败坏你永久的工程。

历经外在的、内心的苦难，诗人留下了许多透明的诗句，那是诗人奉献的一颗玲珑剔透的诗心呵！

晚霞边的孤帆，
在不自觉里
完成了“自然”的图画。

万千的天使，

要起来歌颂小孩子；
小孩子！
他细小的身躯里，
含着伟大的灵魂。

轻云淡月的影里，
风吹树梢——
你要在那时创造你的人格。

大海呵！
那一颗星没有光？
那一朵花没有香？
那一次我的思想潮里
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品着这些晶莹的思想，诗人对你说：

我的朋友！
雪花飞了，
我要写你心里的诗。

冰心，就像是世间的一朵小花，风雨中，阳光下，无限生机中，她和着微风，唱着一些圣洁的歌，你听见了，你共鸣了吗？反正造物主听见了，她笑了。

自序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 Tagore)的《迷途之鸟》(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

一九二〇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

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姊姊!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么?”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

是两年前零碎的思想,经过三个小孩子的鉴定。《繁星》的序言,就是这个。

冰 心

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

一

繁星闪烁着——
深蓝的太空，
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话？
沉默中，
微光里，
他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

二

童年呵！
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梦，
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三

万顷的颤动——
深黑的岛边，
月儿上来了，
生之源，
死之所！

四

小弟弟呵！
我灵魂中三颗光明喜乐的星。
温柔的，
无可言说的，
灵魂深处的孩子呵！

五

黑暗，
 怎样的描画呢？
心灵的深深处，
 宇宙的深深处，
 灿烂光中的休息处。

六

镜子——
 对面照着，
反而觉得不自然，
 不如翻转过去好。

七

醒着的，
 只有孤愤的人罢！
听声声算命的锣儿，
 敲破世人的命运。

八

残花缀在繁枝上；
鸟儿飞去了，
 撒得落红满地——
 生命也是这般的一瞥么？

九

梦儿是最瞒不过的呵，
清清楚楚的，
诚诚实实的，
告诉了
你自己灵魂里的密意和隐忧。

一〇

嫩绿的芽儿，
和青年说：
“发展你自己！”

淡白的花儿，
和青年说：
“贡献你自己！”

深红的果儿，
和青年说：
“牺牲你自己！”

一一

无限的神秘，
何处寻它？
微笑之后，
言语之前，
便是无限的神秘了。

一二

人类呵！
相爱罢，
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
向着同一的归宿。

一三

一角的城墙，
蔚蓝的天，
极目的苍茫无际——
即此便是天上——人间。

一四

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
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一五

小孩子！
你可以进我的园，
你不要摘我的花——
看玫瑰的刺儿，
刺伤了你的手。

一六

青年人呵！
为着后来的回忆，

小心着意的描你现在的图画。

一七

我的朋友！
为什么说我“默默”呢？
世间原有些作为，
超乎语言文字以外。

一八

文学家呵！
着意的撒下你的种子去，
随时随地要发现你的果实。

一九

我的心，
孤舟似的，
穿过了起伏不定的时间的海。

二〇

幸福的花枝，
在命运的神的手里，
寻觅着要付与完全的人。

二一

窗外的琴弦拨动了，
我的心呵！

怎只深深的绕在余音里？
是无限的树声，
是无限的月明。

二二

生离——
是朦胧的月日，
死别——
是憔悴的落花。

二三

心灵的灯，
在寂静中光明，
在热闹中熄灭。

二四

向日葵对那些未见过白莲的人，
承认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白莲出水了，
向日葵低下头了：
她亭亭的傲骨，
分别了自己。

二五

死呵！
起来颂扬它；
是沉默的终归，
是永远的安息。

二六

高峻的山巅，
深阔的海上——
是冰冷的心，
是热烈的泪；
可怜微小的人呵！

二七

诗人，
是世界幻想上最大的快乐，
也是事实中最深的失望。

二八

故乡的海波呵！
你那飞溅的浪花，
从前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盘石，
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弦。

二九

我的朋友，
对不住你；
我所能付与的慰安，
只是严冷的微笑。

三〇

光阴难道就这般的过去么？